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闪回至当年

□张金刚

日子,过着过着,就过成了当年。但在当下,总会时不时偶遇一个触点,带我打开记忆闸门,闪回至当年。

假期,我满心欢喜地回到故乡,扑进我人生中第四十六个故乡之春的温暖怀抱。春树吐绿,山花烂漫,青草蔓发,一派大好春光中,那座伴我走过青葱岁月、已拆除多年的老院,愈发荒凉、扎眼。

踏上熟悉却鲜有人涉足的石阶,石缝间又一季绽放的地黄、紫花地丁,托起我的脚,迷离我的眼。恍惚间,那已成废墟的三间土坯房,仿佛又矗立在眼前。我下意识地在心底喊了一声:“娘,我回来了!”似是听闻娘在灶前应道:“快洗手吃饭!”

老院本来三十多年前曾弃之不住,却因哥哥结婚,将新盖的房子给了他,我与父母不得不搬回了老院。巴掌大的小院,父亲铺了石板路,垒了石院墙,装了木栅门;母亲种了月季、牵牛、杏树、丝瓜、葡萄,满院生机盎然;每天串门的人络绎不绝,檐下、台阶、院里不断人,与围着灶台忙活的父母搭着话,或自顾自地谈笑风生。而我,常坐在门槛上,看书、听广播,或望着瓦口“哗哗”淌下的檐溜儿,望着疯跑争抢玉米粒的鸡群、慵懒卧在蒲团上打鼾的猫咪发呆。

住了人,亮了灯,起了灶,老屋又有了人气。烟熏火燎,修修补补,也便没继续颓败下去,又撑了三十多年风雨,看着父母变得年迈,看着我成家立业。平时遇到难事,我就爱回老家。一望到老院、老屋和留守的父母,看到开了满树的杏花、爬满院墙的丝瓜,瞬时心就明朗起来。父母从来不问我的工作,他们不懂,只是简单地给我准备些称心的家常便饭和应时的山货菜蔬。躲在自己出生的小屋,看看墙上蒙尘的奖状,摸摸窗前一度趴到深夜的书桌,照照曾映出我青春模样的镜子……离家时,背包满着,心却轻了。

可毕竟这土坯房已有七十多年了,祖辈住,父辈住,我辈住,三代人住下来,似乎撑不住了。房架没大问题,可屋顶会不时掉土,有时吃着饭,“啪嗒”掉碗里一撮土,只得苦叹。夏天每遇连阴雨,我就着急。父母不愿拆掉这老屋,直到万不得已,才打电话让我回家帮忙搬东西。那几间曾让我自卑到不让同学来家玩的老屋,一时让我甚是留恋。与父亲一趟又一趟将能用的物件搬到新房,每搬动一件就如搬动一段包了浆的岁月。

拆房那天,我没回家,有意躲了,不敢看。待再回家,满墙的丝瓜依旧



花很多、果很多,可刚转过墙头,便被眼前的场景惊着了,房倒屋塌,让我忍不住想落泪。我不停地拍照,拍完便收藏,不敢再看。见父母慢慢适应了在新房的日常,我踏实了许多。

一阵风吹来,刮起尘土迷了眼,我擦了又擦。退出老院,回到新院,我竟想下意识地喊声娘,形单影只在院里洗衣的父亲提醒我,我已成了没娘的孩儿。院边梨花又开放,我与父亲坐在母亲曾坐过的台阶上,坐在第一个我没了娘、他没了老伴的春天里,相对无言……

县城老街之外、老树之下,开了家“月大小酒馆”。夕阳西下,星月初现,挑搭在高大榆树枝叶间的霓虹灯开始闪闪烁烁,洋溢着小城慢生活的悠闲与惬意,吸引着“有故事的人”三三两两前往。我去过几次,与好友聊着知己话,情感亦在小酒的助燃下升温。其实,除了我们的故事,这小馆里还有专属我的故事:小馆所在的小院,曾是二十多年前我和妻子“裸婚”时租住过的,格局亦未变。每次去,我专拣当年“婚房”那间静饮,一杯敬月光,一杯敬过往。

当年,还真是“裸”得可以。新婚,竟没有结婚照,床头光秃秃的,但美好的记忆,成了心中永远的定格。婚礼就在这小院举行,自己策划,同事主持,没有车队,没有礼服,没有戒指,几声礼炮、几束捧花、几句祝福,便朴素地完成了人生最幸福、最重要的时刻。

归于平静,两间拥挤、狭窄的小屋里,只剩我俩,摇曳的红烛映红了房间,映红了我们幸福的脸庞。手握结婚证相拥而卧,傻傻地畅想未来,忽觉如在天堂。随即步入烟火小日子,没有厨房,便在院内搭起石棉瓦小棚,摆上锅灶,一起精心烹煮我俩的爱心小餐。虽是粗茶淡饭,却也倍感香甜。

当时我在乡下教书,典型的周末夫妻。妻子独守空房,听到门前、窗下风起草动,床下、房梁老鼠窸窣,便害怕得要命。相聚时,我们经常携手逛街,或攀上山顶,欣赏夜色下的小城,或骑上那辆破摩托,在满街合欢花香中恣意行驶。

我也陪妻子和女儿来小酒馆吃过饭。妻子四顾房间,抖落着这不堪回首的往事,幸福地嗔怪:“我要你用一辈子来偿还对我的亏欠!”我使劲点头:“一生对你好,那是必须的!”

我曾与老同学小刘重回母校保定师范。高大的白杨、火红的石榴,一派葱茏,我还识得它们。古朴的校园、幽静的走廊,依稀若见往来疾走的穿着校服的青年,说说笑笑。我与小刘

绕着操场狂奔了一圈,累得双手扶膝,气喘吁吁,相视一笑:“四十好几的人了,哪能像咱参加校运会时那般生龙活虎?”操场看台上,落了一地淡绿色的槐花,捏起数朵在手,不由感慨:校园如故,槐花如故,同学如故,周遭却没了我们青春的气息,言语中只剩中年的尴尬。

校外小街还叫“西下关街”,街景却悉数翻新,找了许久才找到一家隐在角落里的凉皮店。按照学生时代的菜单,要了两盘凉菜、两碗凉皮、半张大饼、两瓶啤酒,对坐、不语,只低头吃着。碰杯对视的一刻,我俩泪眼婆娑。这小店、这凉皮、这场景,似昨非昨,却如昨如故,一如回到十八九岁的年纪。

我曾去刚毕业时教书的温塘村采风,顺带又泡了次温泉。当年的老澡堂依然还在,甚是欢喜。泡进去,明显感觉发福的身体瞬间提高了水位。温泉,还是那个水温,还是那股硫磺味儿,似久别重逢的老友,不由猛地擦水在身,亲切如昨。

那年我刚二十岁,分配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小学,举目无亲。好在,这眼温泉,给了我温暖。每天早起、睡前都要泡泡,换来一身舒爽。时间久了,村里的乡亲们熟悉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小老师,时常送好吃的给我;村里的孩子也认识了我这个年纪相近的大哥哥,时常聚在一起玩乐。因那泉、那乡亲,我不再孤寂。

氤氲的水汽中,我认出了村里的张二小,那个憨厚寡言、曾陪我度过异乡教书孤独岁月的小伙儿。当年泡过我们青春身体的池子,泡着已是中年的我俩,感慨万千……

看见仍被父亲握在手中、破旧的铜勺,便如闻到母亲从鸡窝里掏出热乎乎的鸡蛋,在炉火上为我做“勺炒鸡蛋”的喷香。重回破败的初中校园,看到残存的黑板上,仍留有老师或一笔一画或龙飞凤舞的板书,便如听到我与同学们嘹亮的读书声在空荡的教室里回响。到曾经的办公室办事,看到不知是第几拨青年,坐在我曾坐过的工位上埋首打字,便如看到二十年前那个通宵达旦赶写材料的意气风发的自己……

因人、因事、因物、因景,或只因一种味道、一张照片、一段旋律、一丝心绪,便闪回至当年,沉浸在记忆与现实任意切换的瞬间,不得不说是一种美妙体验。我享受这体验,但不会沉湎其中,因为我知道当下才是需要用心过好的。毕竟,当下,很快就会成为或将闪回的当年。谁不希望记忆是美好的呢!

(本文作者为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文联主席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性情文本】

## 光阴

□安宁

我和女儿阿尔姗娜趴在窗边,一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,一边注视着窗外一株沧桑的柳树,它一夜间浸染的绿色,提醒着我们,生命又开启了新的轮回。

燕子将老人们早早地叫醒,他们走出防盗门,站在树下,欢喜地仰头看这只燕子。有时,老人也会跟它说一会儿话,絮絮叨叨的。儿女们都上班去了,只有柳树上的燕子,愿意陪着又熬过一个寒冬的老人说一早晨的话。

我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鸟叫声,心底一片明净。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,洒在对面的柜子上,细细长长的,像一柄锋利的剑戟,悄无声息地劈下去,斩断了逝去的一日,并将全新的一天送到我的面前。

我于是起床,在鸟鸣声中洗漱、吃饭,给窗边的扶桑花、太阳花、绣球花、风信子、朝颜花、杜鹃、兰花草一一浇水、松土,而后将它们移到阳光丰裕的地方。劳作的间隙,我抬头看到老迈的柳树。此时,它荡漾在春光里,重新现出生机,每一片叶子都是新的,每一根柳条都充盈着力量,就连寄生其中的蚂蚁,也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,让它在某一瞬间,闪烁着动人的生命之光。

这奇异的光,也吸引来一群勤劳的蜜蜂,它们将巢穴搭在柳树旁边的车棚檐下。推着电动车出门上班的人,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绕开蜂巢,怕冷不丁被它们偷袭。但蜜蜂们忙着采蜜,没有时间与人周旋。它们先将一楼小花园采完了,再飞去附近采集杏花或者槐花。一天的工作结束,它们才肯回到巢穴安歇。许多个黄昏,我起身休息,透过窗户,总会看到后腿沾满花粉的蜜蜂陆续回巢。不管飞得多远,这群小生命总能够循着气味返回家园。在这种神秘的对气味的记忆中,除了蜂巢弥漫出的花粉的甜香,一定还有阳光下万千柳叶散发出的清新微苦的味道。正是这一株老去的柳树,为这些可爱的生灵遮风挡雨,让它们在与人类共同栖息的城市里,一年一年,永不停歇地生息繁衍。

就在与这株柳树间隔一百多米的墙壁里,也长着一株老树。这是一株榆树,它与楼下的柳树遥遥相望,共同见证着这片社区开疆辟土似的兴建,又因周围医院、学校、商场等配套设施的兴起,成为人们瞩目的市中心,最后,在城市的快速扩张中,被高楼大厦遮挡。谁也不会想到,三十年过去,这里会被人遗忘。如果不是因为附近有小学和幼儿园,这里将住满不愿离去的老人。是那些年轻夫妇和他们快乐无忧的孩子们,让这些老楼依然充满了生机。

这不长不短的历史,被那些尚未砍伐的树木记下,而后刻进生命的年轮。我因此常常感激在社区改造中,将这株历经三十多年风雨的榆树砌进围墙的工人。他们原本可以毫不留情地将它砍掉,换成整齐漂亮的景观树,但他们将它留了下来,让它在夹缝中,依然可以枝繁叶茂地站立在大地上。或许,砌墙的师傅就住在这片社区的某栋三层小楼里,真诚地热爱这片老旧却安静的家园。所以一个泥瓦匠在一株与六层小楼一样高的榆树面前,生出悲悯,将三十年的光阴砌进一堵墙里,并给它留出一些继续扩展年轮的空间。

就在榆树的旁边,五楼的窗户里,常常探出一个与阿尔姗娜同龄的女孩的脑袋。夜晚我们出门散步的时候,两个孩子会隔着窗户说一会儿话。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气息,五楼的女孩用钩子折下一串榆钱,送给阿尔姗娜。两个人在夜色中吃着榆树软糯清香的馈赠,漫无边际地说着闲话,隔着十几米的距离,一株榆树将她们的心连接在一起。夜晚遮掩了光阴在这片社区留下的斑驳的印记,一盏一盏橘黄的灯,点亮了每一扇窗。

这春风沉醉的夜晚,如此迷人。

(本文作者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,任教于内蒙古大学)